

第十七卷
八十九
二十

陽貨
衛靈子張堯曰

凡書借看與讀以定期歸趙太習俗之常所未能免
祇本人勿忘收取為生固防失尤防壞也須知之

戊午夏月芝仙謹記

口 12
2810
6

論語話解卷之九

陽貨第十七

閩縣陳 濬心泉述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
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
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
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
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陽貨是季氏家臣名虎
歸是送豚是小豬時是
趣亡是出塗是路迷是不曉亟
是屢次逝是過去諾是應聲

○**解**季氏有簡家臣陽貨欺負季桓子懦弱把持政事要專魯國大權因想孔子是魯國第一有名的人須他來見方顯得自己貴重累次使人致意無奈孔子不來陽貨見禮文上說大夫若賜物與士士不在家拜受必須上門拜謝因此心生一計探聽孔子不在家時候送孔子一箇蒸熟的小豬使孔子不得時來見他孔子一箇蒸熟的小豬使孔子不得出門時候去往他家拜謝誰知走到半路竟然遇著陽貨陽貨見了孔子不勝大喜因對孔子說道你往前來我要與你說話哩有一種人身中懷藏著可寶的才德卻躲在家裏不曉得國家危亂這可以算得仁麼孔子道這算不得仁陽貨道又有一種人他心中頗好幹事卻屢次錯過了時候這可以算得知麼孔子道這算不得知陽貨道這兩種人既然不好可見人是要及時幹事的了我們如今偌大年紀從前的日月都已過去了以後

○年紀漸少怕天未必能永遠與我呢還不該著急麼孔子道是了如今也想要出仕了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解**孔子說人性本來皆善氣質雖有不同論其本性總還相近到後來學習世故便分兩路有學好的越學越好有學不好的越學越不好一箇學成君子一箇學成小人那就相去甚遠了人見他相去甚遠便說他本性不同其實那本性何嘗不同呢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解**孔子說人性本善氣質雖有不同也都可變做不好氣質不好的若沾染世俗惡習也會變做不好氣質好的若肯勵志為善也會變做好惟有一種上知的人他秉氣極其清明天下道理生來自然通透那些世俗惡習如何搖動得他又有一種下愚的人他秉氣

○本已濁暗又兼私欲甚重就有師友勸導他總不聽信其奈他何這兩種人是一定不移的但世間這兩種人最少其餘中林便都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

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

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

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弦是琴瑟歌是詩歌莞爾是微笑樣

○解子游為武城邑宰用禮樂教民夫子到武城聽見各家都有琴瑟詩歌的聲音心中甚樂微微的一笑說道武城是箇小邑竟用禮樂教民未免小用了譬如割雞一般何必

○要用牛刀呢子游答道從前偃曾聞夫子說道禮樂是箇大道人人當學若在上君子學了這道自然能涵養仁心愛恤民人在下的小人學了這道自然能謹守義理容易使令所以偃到武城就用禮樂教民原是蒙夫子教訓的孔子聽了子游這話因向隨行的門人說道你們諸位聽了麼偃這話說得很是我先前說割雞不必用牛刀不過一時戲談莫要當真下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解季氏家臣公山弗擾為費邑宰他據了費邑背畔季氏使人來召孔子去助他孔子

言言解
意欲往他那裏去子路見孔子欲往心中不
悅說道夫子道既不行沒有別處去也罷了
何必要去往公山氏那裏去呢孔子道凡來召
我的人難道是空空召去不成必然要想到
我如果有用我的人我就能興起東周與西
周一般昌盛了只怕他未必真能用我哩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

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

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任是

敏是勤快惠是有恩使是用

解子張一日向孔子問仁道是如何孔子說
這五件美德無論到天下何處總不離開這
五件可以做得仁了子張請問是那五件孔

子道第一要恭敬第二要寬容第三要信實
第四要勤快第五要有恩人有這五件美德
本心必然然是仁了況且能恭敬舉動都有禮
法自然沒人欺侮能寬容凡事都從恕道自
然能得衆心能信實待人全是真誠自然人
都倚仗能勤快一刻不肯懈怠自然日月見
功能有恩人人都知感激自然
肯爲我用這便是仁的功效了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
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
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
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
哉焉能繫而不食佛肸是晉大夫趙氏家臣磷
是薄涅是染緇是黑匏瓜是大

○**解**晉大夫趙氏家臣有箇佛肸爲中牟邑宰。○**解**他背畔趙氏使人來召孔子去助他。孔子想往那裏去。子路道：從前由曾聽見夫子說道：凡人親自在身上爲不善的事，君子必要拒絕他，不可入他的黨，被他污染。如今佛肸占據中牟，背畔其主，是箇爲不善的人。夫子要往他那裏去，如何使得呢？孔子道：不錯，是有這句話，但我今日想往佛肸那裏去，又是一個磨法，再不得薄，又不見那極堅的東西，任憑怎樣磨法，再不得薄，又不得黑，我只要有堅白本領，那不善的人，何能損我的德行？我每逢人召，常要想去，無非是望人用我，我可以救世的意思。我豈同匏瓜一般麼？那匏瓜挂在架上，卻不能吃，是箇無用的東西。人豈能像匏瓜一般無用呢？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解**孔子告子路說道：由，你可聽聞人有六樣名色甚好，卻有六樣蒙蔽的病麼？子路站起來答道：未曾聽過。孔子道：你且坐下。我告訴你罷。人說我仁，這是好名色。我既好這仁，卻不肯去好學，講明仁的道理，但一味要從寬厚，這便是被仁的名色蒙蔽，必致受欺。被騙，反成愚昧了。人說我知，這是好名色。我既好這知，卻不肯好學，講明知的道理，但一味

要逞聰明。這便是被知的名色。蒙蔽必致窮。高務遠。反成放蕩了。人說我信。這名色。我既好這信。卻不肯好學。講明信的道理。但一味要踐前言。這便是被信的名色。蒙蔽必致窒礙難行。反成傷害了。人說我直。這名色。我既好這直。卻不肯好學。講明直的道理。但一味要立氣節。這便是被直的名色。蒙蔽必至傷時忤物。反成褊急了。人說我勇。這名色。我既好這勇。卻不肯好學。講明勇的道理。但一味要鬥猛烈。這便是被勇的名色。蒙蔽必致輕生喜事。反成禍亂了。人說我明剛。這名色。我既好這剛。卻不肯好學。講明剛的道理。但一味要爭強勝。這便是被剛的名色。蒙蔽必致使氣凌人。反成狂妄了。可見為人必須好學。不好學。便不明理。就是好事也變成不好了。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

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

木之名。

小子是呼門人。興是感發。羣是聚。邇是近。識是記。

解 孔子呼門人說道：小子們！何不去學詩呢？那三百篇詩，無非勸善戒惡，而且措詞委婉，聲韻抑揚，使人細細吟詠，可以感發我心，志氣。詩中所言，列國風俗，累朝治教，又可以觀看時政得失，有和樂的詩，賢主嘉賓從容談笑，卻並無一毫流蕩，使人可以知處歡聚時道理，又有一毫忿怒，使人可以知處離懷卻並無一毫忿怒，使人可以知處離懷。理詩中所說，人情物理，無不具備。舉其最大，的就近處說，最大是事父；讀孝子的詩，便知為子道理，就遠處說，最大是事君；讀忠臣的詩，便知為臣道理。就是最小的事，如鳥獸草木，許多多種煩瑣，詩中多有引用，留心考訂，也可以多記得。鳥獸草木的名目，以廣見聞。學詩

有這些益處豈不很好麼何不去學呢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

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爲是學周南召南是詩經開首

卷二

○解孔子告伯魚說道你要學詩須從開首二卷周南召南學起這兩卷所說是文王修身齊家化行南國的實事你可曾在這兩卷詩上用過功麼那修身齊家是人生最切近最要緊的事人若不學周南召南不明這箇道理眼前事便行不去就像將面正對著牆站立一般眼中一物不能見腳下一步不能行豈不可笑呢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

乎哉

○解孔子說人要學禮樂須從根本上用功那些制度聲音都從根本上發出如今人這也說禮那也說禮卻沒箇恭敬心做根本只在玉帛上鋪排其實先王所傳的禮何曾只說玉帛呢這也講樂那也講樂卻沒箇和平心做根本只在鐘鼓上推敲其實先王所傳的樂何曾只講鐘鼓呢這全是舍本逐末把禮樂都變成具文了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

與厲是威嚴荏是軟弱穿是挖洞窬是爬牆盜是竊賊

○解孔子說有一種人外面顏色裝做威嚴似軟弱無志的人只因想偷竊聲名怕人看出破綻故爾裝做模樣遮掩自己短處這可比

小民中做竊賊的人挖洞爬牆偷竊財物惟恐人知覺的一般豈不可恥呢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原與愿同是長厚賊是害

○解

孔子說世上有一種人他與人相處極其和氣從不得罪人看他品行頗像箇忠信樣子論他操守也似乎清潔樣子人人都稱贊他說他是鄉裏長厚人其實他本心只要一味隨和討得大眾歡喜自己便占了便宜本來是好巧卻裝做老實這種人似德非德人若辨不清學了他的路數便把人心弄壞了行損害了豈不可惡呢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道是路塗是中塗

○解

孔子說凡為學的人聞一善言須要畱心體會勉力奉行方能成就德行如今有種人偶然得聞善言不去尋思便急要向人轉說誇張自己已見識好像行路時聽了一半句

話等不得到家中途便要向人說的樣子這種人雖有所聞也不過在口頭賣弄與心中全不相干如何能有成就豈不是把自己德行丟棄了麼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

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鄙夫是卑

○解

孔子說世上有一種卑污的人叫做鄙夫這樣人豈可引薦與他一同事君麼那鄙夫行徑最會鑽營當未得爵祿時候百計謀求生怕得不到去及至得了爵祿還不放心想又怕會失去但凡有了怕失的心事便一心只要保爵祿別的都不顧不得就是世間極壞的事到沒奈何時也只得做的再沒有做不到的了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

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

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疾是毛病亡是無肆是不

拘廉是鋒稜戾是暴

○解孔子說人生氣質不能無偏雖古時人也

古人好處的沒有就要像那古人毛病的也

沒有了古人有疏狂的毛病不過是任意酒

脫不拘小節如今人狂不成狂竟至廢棄禮

法做成箇放蕩人了古人有矜持的毛病不

過鋒稜大露令人難親如今人矜不成矜竟

至忿怒相爭做成箇暴戾人了古人有愚暗

的毛病不過是舉動直率不懂世情如今人

愚不成愚竟至學習機巧做成箇詐偽人罷

○了想起古人許多毛病到如

今都是難得的豈不可嘆呢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重出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

口之覆邦家者雅是正覆是敗亡

○解孔子說我生平所惡有三件凡顏色以朱

為正色那紫色是半紅半黑併合湊成本不

是正色如今人偏愛紫色說他比朱色好看

反把那正色奪了這一件是可惡的鄭國詞

曲聲調最淫本不是正聲如今人偏喜鄭聲

說他比正樂好聽反把那正聲亂了這一件

又是可惡的但這兩件可惡為害有少惟有

亡不止把好好的社稷江山平白都斷送在他口裏這豈不更大可惡呢

子曰子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

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解孔子說我教弟子極肯盡言但這道理隨處流行原不必盡在言語上見只要人肯留心體認無奈弟子們單在我言語上求道我所不曾說的大家便不畱心這道理豈是說得盡的麼我如今也要不言語了子貢道弟子們靠夫子教訓纔略有知識夫子若不言語這些小子如何能傳述夫子的道德呢孔子道道原是說不盡的其實我就不說道也未嘗不明凡道皆出於天你看天何曾有言語呢那四時流行無一刻停息百物生長

無一件欠缺都是他天理發見處人只要肯畱心體認這道理便明明白白都在眼前了天何曾有言語教人呢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

而歌使之聞之孺悲是魯人將命是傳語

○解孺悲與孔子素識曾從孔子學過喪禮後來因為做錯了事孔子甚不喜歡他有一日想要求見孔子孔子不肯見使人辭他說是有病那傳話的人纔出了門孔子便取瑟來彈而且唱歌故意使孺悲聽見知道孔子並非有病是託辭不肯見他要他思想自己錯處好去改過的意思可見聖人待人全是過一片仁心就到拒絕不見也還是教訓他改過並不是薄待那人了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
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
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
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
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
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
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
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則是周年崩是倒沒是盡升是登燧

是取火木已
是止懷是抱

○
解宰我問道凡人有父母喪服必要三年其
禮樂實只須周年也就算久了凡爲君子的人
禮樂須時常講習若因爲居喪三年不得習
禮那儀節必然遺忘禮也壞了三年不得習
樂那音律必然生疏樂也倒了豈不大有窒
礙麼而且時過一年舊穀業已食盡新穀業
已登場那鑽燧改火春取榆柳夏取棗杏
季夏取桑柘秋取柞櫟冬取槐檀四時取
又重新改換可見天時人事俱已更變居喪
到了期年似乎也可以止了孔子道凡居喪
吃的的是麤糲穿的是素衣若期年便止就
吃那稻米穿那錦衣汝心中可覺得安穩麼
宰我答道既已除喪自然心中安穩了孔子
道你說心安你便去做罷那君子居喪時候
口食美味覺得不甘耳聽樂音覺得不樂身
所居處覺得不安所以不肯去做此事如今
你既說心安你便去做罷了宰我退出後孔
子向門人說道這宰子真是不仁了獨不想

做兒子的。人誰不是父母辛苦養成的。當初生時。頃刻離不得父母。但到三年。纔能離開。父母懷抱。古人知父母的恩。是終身不盡的。所以只定箇三年喪服。不過略報初生時三年乳哺的恩。這箇喪服。是天不通行。像幸子這樣說話。他可有三年疼愛的心。到他父母身上麼。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博是賭采弈是圍棋已是歇。解孔子說人生在世。凡事都要用心學習。纔得有成。若自早至晚。飽食度日。並沒有一件事肯用心的。這樣人。真是難了。且漫說不如那好人。就是那賭采的。圍棋的原算。不得正經事。究竟他做這事。也須用點心機。比這全不用心。諸事都歇的人。還要略強些呢。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解子路問道。人必有勇。纔能任事。君子可也。解同勇。麼。孔子道。爲君子的第一。是要以義理爲上。懂得義理。纔可以講得勇。力。若爲君子的。只有勇。沒有義。必然凌人。暴物。生出禍亂了。爲小人的。只有勇。沒有義。必然逞兇犯法。做成賊盜了。可見勇。雖義不得。離了義。便何許大弊病。如呢。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惡不

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

下流是下屬訕是毀謗室是不通微

是窺伺訐是攻訐不孫是不恭順

○解子貢問道君子待人最厚不知可也有嫌

○解惡的人麼孔子道君子也有嫌惡的人第

一惡的人那好稱說別人過惡的這種人居心

刻薄所以可惡第二是惡那做的人下屬好毀

謗上人的這種人目無尊長所以可惡第三

是惡那好講勇力不知禮法的這種人惹禍

生亂所以可惡第四是惡那好誇果敢不通

事理的這種人任性妄為所以可惡孔子說

○解畢因問子貢道賜可有嫌惡的人麼子貢

○解答道賜也有嫌惡的有一等好窺伺別人破

綻自以為為智的這是深險人賜最惡他又

一等好攻訐別人陰私自以為為直的是很

毒人賜更惡他又有一等好逞強梁不肯恭

順自以為為勇的這是驕暴人賜也惡他了十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

之則怨小人是奴僕下人

○解孔子說天下惟有女子同那奴僕下人這

○解兩種人最難撫養若是親近了他他便恃

恩驕慢不肯恭順若是疏遠了他他又忘恩

挾仇滿懷怨恨總不能處置得妥貼惟有守

已極其端嚴使他不敢驕慢待下又有

慈惠使他無可抱怨纔能得他心服了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解孔子說凡人年紀到了四十不是少年時

○解候學問應當有成若到了四十不能令人

敬重還要惹人厭惡這由他平時不肯立志

為善把少壯時光陰蹉跎虛過以後年紀越

大志氣越衰終身不能長進了人要為善須

要及早加功切不可怠惰挨延以至到老無

成豈不後悔莫及呢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

有三仁焉微箕二國名子是爵比干是人名

解殷朝有箇紂王暴虐無道他朝中有三箇微子見紂王無道知道殷朝必滅自己預先逃去以存祖宗的祭祀還有一箇封做箕子箕子見紂王無道諫他不聽因此假裝風狂被紂拘囚做箇奴僕比干時常直諫紂王大怒把比干剖心而死孔子談起這殷故事因說道這三人行事不同卻同是忠君愛國的意思都從那本心天理上發束來這本心天

理便是仁據我看來殷朝末年竟有了三位仁人真可爲殷朝生色了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

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

父母之邦士師是刑官黜是革退

解柳下惠爲魯國士師管理刑獄三次被黜退有人向柳下惠說道子爲士師三次被黜看來魯國必不肯用了還不可以往別國去麼柳下惠答道今世人情都愛邪曲不愛正直到處皆然我若必要用正直的行徑去事人就到別國仍是不能相容要往那裏去纔不至三黜呢若我肯改用邪曲的行徑去事人魯國必肯用我不至被黜了又何必遠去他鄉離了父母所居的本國呢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聞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解孔子來到齊國。齊景公頗知敬重孔子。商量待孔子禮貌。因說道魯國季氏為上卿。孟氏為下卿。若要我照季氏那樣貴重待他。是不能的了。只好在季氏孟氏中間酌量。箇禮貌待他罷。又說道孔子專講王道。固然是好。但王道一時難以見效。我年紀已老。如何能毅久待。怕不能用他了。孔子聽聞此言。曉得景公不能見用在齊國。久住無益。隨即起身走了。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歸

送季桓子名斯

○解魯定公十四年。季桓子用孔子為司寇。並代行相事。為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聞知。恐怕魯國從此興起。於齊國不利。遂生出一計。選美女十餘人。教以音樂。送與魯國。想盡惑他君臣。季桓子果然愛此女樂。即使受了。與魯君朝夕觀看。三日不上朝理事。孔子見魯國君臣如此。知他心中重色輕德。斷不能大有作為。在此做官無益。隨即起身走了。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追是及殆是危從政是出仕

○解孔子到了楚地。有一狂士名叫接輿。口中唱歌。在孔子車前走過。那歌詞說道鳳皇

呵鳳皇你的德行如何也衰了鳳皇本應有道時出見如今天下無道為何要出見豈不是德衰麼從前已往的錯處是不能諫阻了將來日子還長就此回頭還來得及歇了罷歇了罷於今出仕的人是最危險的孔子聽他歌意知他是要勸我隱居因想把自己救世的心事向他談論遂下了車要與他說話誰知接輿見孔子下車連忙飛跑躲避竟不得與他說話孔子也就沒奈何了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長

桀溺是兩人名耰是作伴津是渡口執輿是手執輻繩在車上易是改變而是決耰是撮土護種輟是歇憮然是悵然不樂羣是聚與是親

解孔子從楚國回轉走到蔡國地界遇見兩箇人一名長沮一名桀溺他二人作伴耕田孔子從路旁過因要渡河尋不著渡口使子路下車去問他二人請他指示渡口所在子路先問長沮長沮道那手執輻繩在車上的人是誰子路道是孔某長沮道這就是魯

國孔某。廖子路道正是長沮道我聞孔某周
流列國時常在外自然是知道渡口的了何
必問我呢。子路又問桀溺桀溺道你是誰子
路道我名字叫做仲由桀溺道你是魯國孔
某的徒弟麼。子路道不錯桀溺道如今天下
已亂可比江河水勢滔滔滾滾直往下流到
處皆然再不得回頭了又誰能改變得這天
下呢。那孔某到處奔波今日與這國人不合
避往那處明日與那國人又不合又避到這處
這叫做避人我二人隱居自樂不與世上俗
人往來這叫做避世你與其從孔某做箇避
士倒還覺得自在些哩。桀溺說完一面撮土
護種做箇不歇也不告他渡口所在子路無
奈走回把二人的話告訴孔子孔子聽了心
中悵然不樂因說道天生我爲人那些飛鳥
走獸與我不是一類斷不能與他同聚一處
的我若不與世人相親還有誰可親呢。既與

世人相親自然痛癢相關豈能坐觀世亂忍
心不救呢。若是天下有道人人得所我也落
得安居自在不必到處奔
波。想要與他改亂爲治了。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見
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
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爲黍
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
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
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
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

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丈人是老者，荷是負，蓀是竹器，植是立，芸是去，草止。

是畱反，是回轉。

○解子路從孔子出行，因事落後，遇著一箇老道，你方纔可見我夫子麼？那老者答道：「你這人棄了農業，只管從師遠游，四體懶惰，既不肯勤勞，五穀種類也不能分別，我知道誰是你夫子。」哩，說完，就把拐杖立在地中，自己下田去草。子路看他光景，是箇隱士的模樣，心裏敬他，於是拱手站立在旁等候。那老者把草去完，見天色已晚，就畱子路到他家中住宿，殺一隻雞，煮幾升黍米飯，款待子路。又叫兩個兒子出來見客，情意甚好。當晚子路就在老者家中過夜。次日天明，子路辭了老者，一路前行，趕上孔子，把昨夜事告訴一遍。孔子道：「這人是箇隱士，須要勸他出來，纔好使。」

○子路回轉，再去見那老者。子路連忙轉去，及到他家，那老者早已預先走開，往別處去了。子路因述孔子的意思，告他家中人，說道：「人生在世，五倫中君臣算一大倫，這是義理。當然的，若不肯出仕，便是沒有了這義，即如家中長幼禮節，這也是五倫中一事，斷不可廢棄的。難道君臣分義，不是五倫中事，如何可以廢棄得呢？那不肯出仕的，只爲要自身清潔，卻不知已亂了大倫。君子所以出仕，原是要行君臣大義，盡我救世的心腸。若論如今時勢，正道必不能行。」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

於是無可無不可。逸民是隱居無位的。人倫是次序。放是狂。

○解古來隱居無位的人最著名的是伯夷叔齊。其後又有虞仲也。因讓國隨泰伯同逃。此外又有夷逸朱張兩人。他的事迹不傳。又有柳下惠是魯國人。又有少連是東夷人都是不肯求合於世的。孔子一日評論這七人高下。因說道。七人中有立志極高不肯稍有降屈守身極潔不肯稍有污辱。這是最清高的。自然要算伯夷叔齊了。又說柳下惠少連。他兩人處世略微隨和些。比那伯夷叔齊覺得是降志辱身了。但他說出話來都能合義。理。的次序。行出事來都能合人。心的思慮。這兩樣就是他的好處了。又說虞仲夷逸。他兩人隱居不出。還怕有人尋訪。故意狂言妄論。使世人廢棄他。論他隱居不出。是合於立身。

清節論他放言廢棄也。合於避世權宜也。就。算好了。七人行徑不同。卻都是立意要隱居。我的心事又與這七人不同。或隱或現。隨時聽命。未嘗定以隱居為可也。未嘗定以隱居為不可。心裏空空洞洞。是箇毫無成見的人了。

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

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

磬襄入於海。太師是樂官長。其次便是少師。亞飯三飯四飯是用膳時作樂的官。

播是搖。鼗是小鼓。有兩耳。河是河內。漢是漢中。海是海島。

○解孔子在魯國正樂。那些樂官受了孔子教訓。都深知樂理。後來見三家僭妄日甚。都不情願做樂官。大家走散。那做太師的名摯。走往齊國去做耳飯的名干。走往楚國去做。

三飯的名饒、走往蔡國去、做四飯的名缺、走往秦國去、又有掌鼓的名方叔、逃入河內地、方管搖小鼓的名武、逃入漢中地方、還有那做少師的名陽、同那掌擊磬的名襄、這兩人走得更遠、竟逃入海島去了。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
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施應

作弛弛是疏遠以是
用大故是大惡事

解成王封周公子伯禽爲魯公魯公臨行周
公教訓他道凡在上位的君子第一不可
疏遠親族親族是同宗一本的人若疏遠他
便是忘本了至於大臣不可用的就不當用
既已用他便須信任不可妄生猜疑使他怨
我不能信用其中有故舊的人更須加意厚

待偶有過失也當容恕若沒有大惡事不可
廢棄他凡人材質各有所偏如要用人不
在一人身上求全責備必須略短取長
量材分任自然人皆可用不至廢事了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

解。周成王時有兄弟八人。同是一母雙生。第
一、次雙生的。名叫伯達。伯适。第二、次雙生
的。名叫仲突。仲忽。第三、次雙生的。名叫叔夜。
叔夏。第四、次雙生的。名叫季隨。季颺。這弟兄
八人。生得奇異。又俱有賢才。當時人稱爲八
士。這都由國運昌盛。人才衆多。所以有此美
事。不比那尋常祥瑞了。

論語話解卷之九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論語話解卷之十

閩縣陳 潛心泉述

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致是送

○解 子張說凡為士的人見著危難時候甯可將命送去不肯躲避。見著得利時候必要思想義理不肯妄取。當祭視時候必思盡我恭敬的心。當居喪時候必思盡我哀痛的心。這四件是忠義仁孝乃人生大節。若能如此庶乎可以算得士了。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

亡。孰是守篤。
是真切。

解子張說人若修德須要能守。既守了卻須不能寬弘。那德便就有限。人若聞道須要能信。既信了卻須念真。切。纔能實體。此道若信得向游移。不能真切。那道便就落空了。像這樣人有他算不得有。無他算不得無。是箇不足輕重的人了。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

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嘉是贊美。矜是哀憐。

解子夏的門人向子張問交友道理。子張道。就相與他不可交的。就拒絕他。子夏道。這等說來。與我平日所聞的不同。凡為君子。須要尊敬賢人。又含容那庸眾的人。贊美善人。又哀憐那不能的人。天下人都與我同類。原不必過於區別。我若是大賢麼。這些人那一箇不可包容。又何分可與不可呢。我若是不賢麼。只怕人要拒絕我。我如何又敢拒絕人哩。子張所說。比子夏寬闊些。但未免說得過高。不合中道。大賢雖能容人。那惡人也斷不能容。不賢雖不可拒人。那小人也斷不可親。近。這纔是中道了。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

君子不為也

○**解**子夏說天下萬事無論大小都有道理。在內就是耕田種菜醫病卜卦及一切小技。若做到精工時其中道理也必有可觀處。但是道理太小只能了此一事不能統貫眾事。若推致到遠處便怕滯泥不通所以君子不做這小技。纔能專心大道不致誤用精神了。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亡是無

○**解**子夏說凡為學的人一日一日知識漸進。從前見識所無的如今都知得了。這纔是得力處。既得了又怕會失須將平日所能常常溫習做到純熟經時累月也不遺忘。像這樣用功可以算得好學了。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解**子夏說仁是人心上天理如何能存得須要為學。學不可不博纔能開而見識。卻志向又須篤實。事事從己身理會不可走入浮華一路。學了有疑心要問人也須揀那切於己身的去問不可閒談泛講。問了還要尋思也須從近身緊要事上去思不可懸空妄想。若能如此用功使心志專一不致向外走作那本心上天理自然漸存漸熟仁便在裏面了。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肆是作坊致是窮極

○**解**子夏說凡百種工藝總要身在作坊專心做活始能成事所以君子為學也須專心。

用功常與朋友講習如百工在作坊做活一般纔能開廣見識窮極道理那百工不過磨事他在作坊做活都能有所成就何況君子為學若不能專心用功窮極道理豈不有愧那百工呢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文是掩飾

解子夏說凡人無論君子小人都不能無過然無過若是小人他滿心只想縱欲如何還肯改過既不肯改過卻又怕外人議論必要彌縫掩飾裝做無過樣子不但欺人並且自欺所以過惡越積越多到後來竟無所不至了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

言也厲儼然是端莊樣子即是就近溫是和厲是嚴正

解子夏說凡人見君子時覺得有三變起初遠遠望見覺得君子容貌極端莊及至就近相見又覺得君子顏色極溫和聽君子說話又覺得君子言語極嚴正端莊變做溫和不溫而又變做嚴正所以說有三變其實君子何曾有意要變只是道德全備氣象便自然不同了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厲是虐害

解子夏說君子治民全靠箇至誠使民相信然後勞動他興工做事自然無怨若民未曾相信就要勞動他民必疑我是有意虐害他如何不怨呢君子事君也全靠箇至誠使

君相信然後規諫他改過行善自然樂從若君未信則相信就要去規諫君必疑我是有心毀謗他如何肯從呢可見事上接下第一是有誠意沒有誠意便上下相疑諸事都不能幹了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德是大德是木閑小德是小節

解子夏說聖賢禮法就像立一箇木闌畫定界限不許人絲毫走作但今人學問有限要他全無走作也是難事只要他把大節的事守得定不致過了界限便好其餘小節的事偶然稍有出入也還可以將就其去得若不能連小節的事都沒去出入那就更好了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

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噫是嘆聲區是類誣是妄卒是終

解子游說子夏的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儀節卻還可觀但這些不過是小學細末的事至於大學正心誠意根本的學問他卻沒有如何使得呢子夏聽聞這話歎氣說道噫言游這話卻說差了論君子道理原不分本末一齊通貫不是說那樣當在先就傳授與他那樣當在後就懶得教誨無奈人材高下不同譬如草木有大小一般種類各別不得不因材施教由淺及深慢慢培植纔能有成君子道理中原有許多等級

豈可妄說沒有呢。若講到學問盡頭。有始有終。本末俱備。這惟有聖人如此。豈是一時做到的麼。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優是有餘力。

解子夏說。大凡讀書人。出仕是要行道。為學時候。自然要明道。看是兩事。其實只一理。當出仕時候。自然要當官。職事緊要。不能兼顧。到學若遇職事閒暇。覺得有餘力時。也還要為學。以補我平生欠缺處。當為學時候。自然是已工夫要緊。不必就想到仕。若到工夫充足。覺得有餘力時。也須要出仕。以驗我平日得力處。總不要把仕學看成兩截事。便是了。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解子游說。凡人居喪。以哀痛為主。凡喪禮許多儀節。無非是舒洩胸中哀痛的意思。所

以若能極盡本心哀痛。那居喪道理。便已宗備。若沒有哀痛的真心。就有許多喪禮儀節。也多是虛文了。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解子游說。我有箇朋友。子張。他天資本來不凡。平日又好高務遠。所以行出事來。都是人所難能的。只可惜他精神全用在外面。裏面心性工夫。不能十分切實。子細看來。究竟還是未仁了。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堂堂是美盛。

解曾子說。子張平日學問。全在外面講究。所以威儀容貌。堂堂美盛。極其可觀。但我輩為仁工夫。須從心性裏面切實下手。若一有矜張務外的意思。與仁理便已隔膜。既不能

受朋友益又不能有益朋友要想與他並用爲仁工夫也就難了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解曾子說我聽見夫子說過凡人平日也有盡情的事但未必能盡到極處必到遇著父母喪事那時哀痛真情從中發出不能自已纔算得盡到極處若此時哀痛真情尚不能盡到極處別事更不能盡情了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孟莊子子兒子名速

○解曾子說我聽見夫子說過孟莊子爲人最親有位用的人還是父親的舊臣行的政還照父親的舊制一切不敢更改這是他真有敬父的心纔能謹遵父教所以別樣孝行人都能做惟有此二事最難不是人容易做得到的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陽膚是

生士師是刑官

○解孟氏使陽膚做士師掌管刑名陽膚來問曾子請教士師如何做法曾子說道如今爲上的人失了教養的道理百姓不見爲上的恩德人心離散業已久了汝做士師以刑

殺爲事不能不有恩德及民但當審問時候若
審得百姓犯罪的真情須要存箇哀憐不忍
的心事想他無知犯法都是上人不能教化
又爲饑寒所迫以致如此既已犯法又要加
以刑殺真是可哀可憐斷不可因自己能審
出真情誇耀聰明滿心喜歡得意這就把平
日的仁心斷絕了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
居下流天下惡皆歸焉惡是怕

解子貢說天下古今最無道的人以紂爲首
其實紂雖不善也未必如此過甚只因人
恨他無道以致說他惡跡多端所以君子最
怕的身居下流那下流是窪下地處各處濁
水都流歸此地人若品行污下那天下許多
惡名都可以歸到身上這便同居在下流一

般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
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解子貢說君子爲人也未嘗無過譬如日月
常明偶然也有被食時候但君子有過不
肯掩藏就像日食月食一般人人都看見的
而日即時更改就像日月復圓一般人人都
仰望的可見人不怕有過只要能改若不
能改過還要加以掩飾這便是小人了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
之道末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
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

何常師之有

公孫朝是衛大夫孔子字仲尼

解衛國大夫公孫朝問子貢道仲尼許大學問是從何師學來的呢子貢答道我朝文王武王都是聖人他的德行功業以及禮樂文章許多道理如今都還留在世間未曾墜落地下世上有賢人能記得文武當日大事就是不賢的人也能記得文武當日小事究竟大事小事沒有不是文武所留的許多道理夫子那一樣不曾學到只何必定要常奉一人為師纔能有這些學問呢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

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

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叔孫武叔名州仇語是告賢是勝宮是屋窺是望仰

是七尺下夫子是指叔孫

解叔孫武叔在朝中告諸大夫說道子貢聰明他的德行比仲尼還要勝些子服景伯將這話轉告子貢子貢道凡人的德行淺的易見深的難見那德行有深淺譬如屋牆有高矮一般賜的牆不過到人肩頭高只要在牆外站立那室家內好物件都被他望見了若論夫子的牆就有幾丈高須要尋得門路進去纔能看見裏面物件可比要觀宗廟若不進得廟門如何看見宗廟的規模華美要觀百官若不進得朝門如何看見百官的儀容富盛呢如今人尋得夫子門路的甚少叔孫原是箇門外漢他說這些話也難怪他不

該說

叔孫武孫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上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上陵是山坡踰是過量是身分

解叔孫武孫在眾人面前毀謗仲尼子貢聽見因說道叔孫也不用做這毀謗的事了那仲尼豈是可以毀謗得的麼別人也有好處譬如山坡一般高還可以高過他去到了仲尼竟同日月一般高沒有再高過他的了就有入自己要与仲尼斷絕故意毀謗他可比說日月不好一般何曾能傷損得日月呢不過多使人見笑說他不曉得自家的身分

是箇狂妄無知的人罷了這是何苦呢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之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階是梯道是安

解陳子禽對子貢說道子因師事仲尼特為恭敬要推尊他其實仲尼豈能勝過子麼子貢答道凡為君子不輕易出言一言說得是人人人都贊他有知一言說得不是人人人都

言言言言
笑他不知這言語是不可不謹慎的。你如何
竟敢亂說呢。你說我是故為恭敬推尊夫子
那曉得不但我不及夫子。天下人沒有一箇
能及夫子。那夫子不可及處。就同天一般高。
萬不能。用梯升得上去的。只可惜夫子生不
逢時。以致功業不顯。若是夫子得了國家古
來所說帝王功業。夫子做去。都不消費力。要
想成立百姓的德。百姓便都能奉行。要想安
教導百姓的流。百姓便都能歸。要想鼓收
集百姓的風俗。百姓便化成和順。所以在生時
候。人人愛戴。何等榮貴。及至死後。人人思慕
何等悲哀。若不是聖人本領。豈能有
有如此功效。別人如何做得到呢。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

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
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
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
在朕躬。咨。是嗟嘆。歷數是運數。允是信實。執是

牛。皇皇是尊。太后帝是上帝。昭是明。簡是擇。朕是我。

解。唐堯在位七十年。將天下讓與虞舜。曰。告
讓爾。於今天命的道理。說道。咨。嗟。爾舜。我將帝位
心信實。守定中道。撫養四海百姓。爾若不能
撫養。使四海百姓困苦貧窮。必致帝位不能
以前。天與的福祿。從此永遠止絕了。豈不可
畏。呢。舜謹遵堯命。在位五十年。後來讓位夏
禹。也將這話命他。禹又謹遵舜命。傳國四百

年到了夏桀恣行無道。商湯起兵伐桀。得了天下。祭告天地。說道。予小子履。敢用黑牲。牛敢明告。皇上帝。夏桀有罪。天命我往討。不敢赦。宥以後。治安天下。須用賢人。這賢人。都是上帝的心子。不敢掩蔽。憑在上帝簡擇。總要合上帝的心。纔是可用。又告諸侯。說道。我如今爲萬方君主。一切都是我的責任。若我身有罪。與你萬方無干。若萬方有罪。皆由我不能教化。這罪便在我身了。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眾。信則民任焉。敏則

有功。公則說。

賚是賞賜。周親是至親。權是秤。鍾是量。是斗斛。法是法律。度是制度。廢

是廢弛。官是官事。逸民是隱士。任是倚靠。

○解○商湯傳國六百年。到了紂王。又復無道。周與眾人。大行賞賜。其中有平曰。爲善的人。更加賞賜。得富厚些。是要勸人爲善的意思。武王常對諸侯。說道。紂王雖然也有至親。不如我周多。有仁人。凡爲君。須要教民爲善。百姓不善。總由君上不能教化。所以百姓有了過失。那過失。便在我一人身上。了。武王於是將天下事。從新整頓一番。所有秤。鍾。斗。斛。都要謹守。畫一。不許參差。法律制度。都要詳細審定。不許草率。從前廢弛的官事。都要修理。齊備。不許闕漏。所以四方諸侯。都遵奉政令。沒有敢不行的。武王又想從前有功德的帝王。他子孫。有國土已滅的。須要另封土地。使他

復興有世已絕的須要另立從嗣使他繼
續至於隱居賢士也是民望所歸須要舉用
在朝使他得志天下百姓見武王如此舉動
人人悅服歸心沒有不從順的了武王
又最重民事那民事所重的有三件第一件
重糧食是養生的事第二件重喪葬是送死
的事第三件重祭祀是報本的事這三件是
最關緊要少一件不得的大凡帝王治民須
有四樣美德第一是要信實能寬仁自然得
眾人親附第二是要信實能信實自然百姓
都有倚靠第三是要勤快能勤快自然作事
有功第四是要公平能公平自然人心悅服
這是堯舜禹湯以及武王相傳治
天下要道亘古不能改易的了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
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

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
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
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
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
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
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
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
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
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欲是嗜好泰是寬
關戒是吩咐猶是

同納是入有司

○**解**子張問孔子道人要如何纔可以經理國政呢孔子答道須要尊崇五樣美事屏除四樣惡事這便可以經理國政了子張道如何叫做五美孔子道凡為君子的的人能與人恩惠卻不破費能使人勤勞卻不招怨心中也有嗜好卻不貪求胸襟極寬闊卻不驕矜氣象甚威嚴卻不驕猛這是五美了子張道如何能與人恩惠卻不破費呢孔子道百姓本有自然的利只要因百姓本有的替他設法開出利源百姓自然受益豈不是能與人恩惠卻不破費麼國中有大工大役百姓本應効勞但須揀擇可以勞力時候纔去勞他百姓又有誰抱怨呢君子心中最嗜好的是仁這仁是人心本有的想要這箇仁便得這箇仁此外又有何可貪呢君子存心謹慎待人無論眾寡處事無論大小都不敢怠慢豈

不是胸襟寬闊卻沒有一點驕矜麼君子衣冠必要端正瞻視必要尊重儼然道貌使人望見便生敬畏豈不是氣象威嚴卻沒有一毫驕猛麼子張道如何叫做四惡呢孔子道百姓不奸先要教化如何叫他從然後可殺如今不先行教化卻只想殺人這是殘虐的人了凡有應辦的事須預先吩咐然後辦得成如今不預先吩咐偶然想起此事便立刻要著他辦成這是暴躁的人了凡有限期的事須要及早發令使人從容措置如今偏慢慢挨延發令極遲卻又拘定限期不準展緩這是有意陷害人了一凡與人物件早發一日人早得一日自然喜樂有一種人同與物件當出入時候他卻有慳吝意思就發出來這是管庫吏胥的見識如何能使人感激呢這便是四惡了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解孔子說人生萬事都有定命。君子知得命。所以不肯妄求。若不知命。有命見利。就要爭趨。見害就要退避。滿心都是妄念。如何能做得君子呢。凡人舉止動作。都要依著禮法。自然沒有過失。若不知得禮法。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耳目手足。都沒有主。操如何能自立得住呢。世上人品不齊。他的心術。正不如何得。知須要聽他言語。留心體察。纔能窺見他心術。如何若自己先不明理。聽了別人言語。尚且不能分辨是非。又如何能知得他心術。邪正呢。所以為學的人。第一要知命。纔能向道。第二要知禮。纔能修身。第三要知言。纔能擇友。這三件都是不可不知的了。

論語話解卷之十終

命君子知得有
命見利就
是妄念如何
亦要依著禮
左也不是
如何能自
能